

百年回忆容子自传（六）2

们一家就在这里生活，我爱这里就像爱自己的家乡一样，一路护送而来的白云，回去吧，我们会永远相思怀念！”白云似乎听懂我的话，恋恋地悠悠地飘远了，飘远了！

不知为何，此时我心中不期地萌发种种担忧：日本像一群蝗虫，飞到那里害到那里，我们到了离开家乡千里之外地域，它还会穷追过来吗？家乡现在怎么样了？日本膏药旗飞机还继续那么猖狂吗？老师三公安好还吗？阿林等玩伴是否也离开家乡躲避日本强盗？想到这里，巴不得一架架膏药旗飞机全栽到海底！

周岁时，父亲在家乡经常让我骑在他的肩头到集市，此时在我的脑际里，却无法记起父亲的模样。“近乡情更怯，不敢问来人。”我越是想快点见到父亲，心情却越是紧张，父亲还像过去那么有力吗？一挽就让我骑在他的肩头上吗？在海关担心受怕的气氛中，忽然有移民厅人员喊母亲的名字，然后有一位中年男人走过来，签名盖印之后，领着我们走出海关。这个来接我们的就是父亲？我从我的脑袋中再次搜索，怎样也搜索不出这个中年男子的模样来。父亲虽然已达中年，走起路来还很稳健，但相信许多方面已大不如前了——凭我的感觉。

我终于见到父亲了，我们终于在泗水埠上岸了。泗水埠是我们唐人叫的，官名叫苏拉巴雅（Surabaya），这个历史悠久的城市于公元13世纪末兴起，其名“Surabaya”乃“Sura”（鲨鱼）和“Buaya”（鳄鱼）二字的组合，这源于印尼一则神话故事，传说一条鲨鱼和一只鳄鱼在当地互相争夺地盘，斗得你死我活，结果鲨鱼输了，不得不逃到大海去，鳄鱼就顺理成章称霸河口，也就是今天

的苏拉巴雅。

至于唐人“泗水”地名的由来：据说明末清初“漳州兵灾”，大批中国福建省漳州府龙溪县移民来到印尼，带来中国福建闽南民间信仰“泗洲佛祖”即“男相观音”来到“苏拉巴雅”建庙供奉，保佑人们免受鲨鱼和鳄鱼的伤害。后来在华人语中供奉“男相观音泗洲佛祖”的庙宇“泗水庙”，就慢慢演变为“泗水”的地名。

一路上马车叮当叮当的载着我们一家四口走，父亲在前和马车夫并坐，一边走父亲一边和马车夫搭话，他们谈的印尼话我完全听不懂。马车经过一条河流时，父亲转过头告诉母亲“过了金河很快就到家了”。我伸长脖子看了看河流，原来这就是金河。河水呈浅黄色，像足我们的肤色，在午后的阳光照耀下，缓缓地流，给人一种亲切感。

这么快就到家？坐马车很有趣，我倒愿意坐上一整天。我把这想法告诉母亲，她笑着说，你知道坐一天马车要花多少钱吗？“傻瓜！”母亲还重重地说了这么一句。也许父亲听到我和母亲的对话，脸上现出一丝苦笑，他说好几年都没有坐过马车，“出厂”（带着工具上门工作）多远的路也是骑着脚车去的。我奇异地观察经过的街道，建筑样式跟家乡或九龙尖沙咀有很大程度不同，不同在什么地方我又说不出来。哥哥告诉我，家乡和九龙大港是中国地方，这里是南洋地方。我“哦”了一声，其实心中还是不明白。

父亲吩咐马车停在一间很简陋的房子前，我不解父亲为什么要住在这样简陋的房子呢？家乡的祖屋是青砖墙，屋顶还有双龙争珠雕刻，走过天井还有一处厨房；这里呢？是一排长长的用锌片当屋瓦

的大屋，然后隔成5X4呎房间。后来我算一算这间长方型大屋共隔成8间房子。这地区叫森末加里米（Daerah Semut kalimer）当地人“Semut”，就是“蚂蚁”。这一带是贫民窟，住家真像蚂蚁密密麻麻，一半是广府乡亲做木的，一半是爪哇族居民和马都拉族居民。爪哇话和马都拉话听起来有很大区别。在泗水对海有一个马都拉岛，马都拉族很能吃苦耐劳，多为码头工人或工厂搬运工人，善良诚实。

我们住的地方靠近惹加兰大街，附近一条大河——Kali Mas，“Mas”当地话就是“金”的意思，所以“金河”就是穿越泗水滔滔流向“红桥”、流入大海一条母亲河。但居住这一带房子只有一小间一小间，父亲就是租其中的一间。我看了母亲一眼，以为母亲脸上会显出和我一样的失望。然而母亲脸上所露出的，却是我意料之外的笑容，难道母亲不嫌弃？走进房子，房子的一半放着两张床，用布帘隔开，算是两间房间。房子的一半：角落叠了几块红砖算是炉灶、饭桌比我矮些，可说是万能桌，功能用来吃饭、放厨房用的油盐糖咖啡等，吃不完的剩饭剩菜用铁线纱盖子一罩也搁桌上（后来这张桌子也是我和哥哥学功课的地方）。除此，还要腾出一处放父亲用来工作的长凳。地板是泥土，屋顶是锌片，墙壁下一半是砖砌的墙，上一半是竹片织成的墙，父亲怎么会穷困到这个地步？当年雄风（听母亲讲过）何在？

在我们母子来到之前，父亲的炉灶主要是用来煮水泡咖啡，一日两餐就到附近的饭摊填饱肚子，有时连咖啡也懒得自己泡，工作疲劳又是独自一人，觉得点火烧水烧饭费时费事。房子没有装自来水管，连一周一次洗濯衣服都要到公厕那口井取

水，现在这些工作都由母亲去做。父亲说，这里左邻右舍都很好，每当我前往水井取水洗衣他们也帮着，他们一样是穷苦人家。母亲在家乡劳动惯了，倒也驾轻就熟只两三天就把“这个家”处理得井然有序了。

（十二） 学生会赈济抗日 爱国心同仇敌

我们的家算是安居下来了，那天傍晚来了一位小父亲十来岁的人跨进门，见了父亲也不打招呼，自己招待自己，自己拿杯子喝“茶”自己坐下，母亲见了忙对哥哥和我说“这就是你们的小叔。”（母亲曾经说过，在泗水有一位同父异母叔叔，是父亲托人带他来印尼的，当初就在父亲的木工场当学徒，时常被父亲责骂，所以他们之间到现在还有心结，很少谈话。）叔叔只和母亲对话，他问母亲还需要什么？母亲也问他，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成家？总之话也不多，叔叔就站起来要带我们出门买衣服。一路上叔叔只告诉我们去买衣服，买了衣服还叫上一辆四马马车。记得上岸时我们坐的是一匹马拉的马车，现在我们坐上四匹马拉的马车（类似英国皇室坐的那种），可见其大型，可见其豪华。哥哥和我十分好奇，也十分拘束。叔叔介绍所经过的街道：这是惹加兰街、大巴杀街，唐人多居住这一带、这些店也多是唐人开的，这是敦绒岸街，泗水最热闹的大街……四匹马拉着车，马蹄均匀地滴达滴达响，忽然哥哥用身体用力碰了我一下，轻声说“叔叔在讲话，你为什么不听？”叔叔讲的都是这些街道名称，也有建筑物的名称，我能听出头绪来吗？叔叔在家里和母亲讲话，一问一答，也就是那么三两句，可见叔叔并不

是一个善于说话的人，现在由他介绍街道，能介绍得清楚吗？当叔父静下来时，我和哥哥也不敢多问，即便这样，我们对叔父——这位叔父，有了初步认识，有了好感，还有想多亲近他的感觉。

回家时叔父交代不要告诉母亲坐马车这回事。后来我们终于忍不住把坐四马马车的事告诉母亲，她说“看你们孩子高兴的样子，可知道坐这么一趟马车要花多少钱吗？”

哥哥问“花多少钱？”母亲没有回答，因为母亲没有坐过这么豪华的马车，她怎么会知道呢？只听母亲叹了一声，自言自语：你们叔父也跟你们父亲一样，做好一件家具才领到一件钱，他这样乱花，就更不能成家了。

以后，差不多每月月初，叔父买了烧鸡烧肉来家里吃饭，母亲准备了一瓶高粱酒，尽量制造气氛让叔父和父亲有交谈的机会。但是父亲只静静喝着酒，烧鸡也是母亲用筷子夹到他碗上才吃。叔叔吃完饭要回家时，才一边走一边跟父亲说一两句，比如“某某人最近承接一批旅馆用衣橱、或某某家具店急着找……”叔叔说的这些讯息，相信父亲是会听到的。而叔叔传达讯息，无非是表达一种关怀。可见叔叔是敬爱和照顾这位大哥的，而父亲心知肚明碍于面子总是爱理不理，对每次叔叔的到来若无其事、满不在乎。真的若无其事满不在乎吗？（叔叔在日本占领印尼时去世，他没有家，只在别人家租一个床位，丧事全由父亲处理。叔叔，我会想你！）

父亲觉得我和哥哥不能荒废学业，便很快到位于泗水市中心广肇会馆属下“南华学校”（校长江声）报名，经过测验，由于语言“受阻”我只能插班1年级，哥哥插班3年